

好人



一位农技站长王大业的故事

王大业
Haoren wangdaye

王新军◎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好人王大业

王新军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人王大业 / 王新军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69-3384-9

I. ①好…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821 号

好人王大业

著 者	王新军
责任编辑	毕 然 张 翼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3384-9
定 价	28.00 元

写好属于自己的“小地方”

很多年前,具体点说应该是 1997 年,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固守西部》的小文章,以此来申述自己创作初期的写作理想。“固”就是坚持不动摇,结实,牢靠;“守”字则是守住自己的内心平静。这平静当是多意的,其中我觉得应当包含着“灵”的意思,是一种宁静和自由的象征。如今 16 年过去了,我的写作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河西走廊西部那片亦耕亦牧——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地方,这便是我创作意义上所固守的“西部”。

这片一直被中国历史称为边地的地方,西汉时便以出产天马而闻名于世,唐以后,则以边塞诗的形象在文学史上穿行了近千年。而这里,更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文明交汇和演变

的地方。河西走廊，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自已特有的不同。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统复杂的汉人，我不知道我身上遗传了怎样复杂的基因。

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入手的，从练笔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里，我写下了关于这片土地二百多万字的小说，但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完全理出怎样对这片土地进行书写的头绪。我实在太笨了。我渴望自己能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那样，站在大地上纯正地寻找自己的文学理想，又想让伟大的母语(汉语)在那一处偏狭之地上生发出自己的光辉。我就这样在梦想与地域之间、在现实与意蕴之间摸索着，我努力地在自己的文字中呈现着属于这块小地方的“这一个”。这就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

我是一个写作路数很不清晰的写作者，真的，我对我的写作的方向，一直不是十分明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宽慰自己，因为生活本身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我更加注重语言背后的一些东西。而中篇小说，我则强调必要的故事支撑。回首自己的小说写作，我发现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有毛病的。但有毛病似乎又并不是那么可怕，作品有毛病，如同一个人有病一样，生病就意味着这个人身上有抗体。作品有毛病，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作者创作上还有上升的空间。事实上那种外表完美的写作才是真正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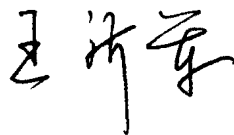
在文学的版图上，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写作资源是不同的，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相同，因此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永远都是态度的问题。一个作家，应该用最真诚的心灵去完成对自己故乡的书写。这是我的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我在一篇小文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说看似叙述着别人的生活，实则省察着作者自己的内

心。人的一生需要不断的自省，一个写作者更是如此。不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不经省察的人的写作，也很没有意义。

近一两年来，我更多地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着一些文学以外的思考。在一些地方，文学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上是大于文学意义的。我是一个“小地方”的写作者，我只在乎精细地构筑我文学意义上的那个“小地方”。

收入这本集子的几部中篇小说，多写乡人乡事，一些篇什在发表之初就曾为选家所青睐，引起过一些反响。如今集中细看，不免简陋了些。但出于记录偏狭一隅生活的考虑，尚有一丝存在的意义。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兴' (Wang Xi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2年11月31日 于玉门

目 录

好人王大业	001
单位垮了	039
桥湾	063
植树节到了	103
俗世	130
后记(代)	201

好人王大业

年初就开始嚷嚷的乡镇机构改革,政策终于出台了。多半年时间里,尽管事先已经听说了来自不同渠道的种种可靠消息,当红头文件发下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一时显得很慌乱,很无措。

农技站长王大业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上面的方案中规定,农技站的经费今后将由乡财政全额列支。这就是说,农技站多年来乡上不疼县上不爱的局面就要结束了。奶奶的早就应该这样了,在乡上列编的两所六站一中心里,农技站算是大站了,一想起这些年受过的委屈,老王就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那种感觉。

但老王是高兴不起来的,早上一上班,老王就开始在办公室

里来回走,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遇到紧事儿,总要这样来来回回走一走。

说起来,王大业已经是四十有八的人了,可写在他履历表上的年龄,却只有四十五。王大业原来在下面一个村当支书,因为工作干的不错,方方面面叫乡上都很满意,那年乡农技站开始独立建站的时候,老王去书记乡长那里走动了一下就到乡上来了。虽然农技站并不一定比在村上干实惠,但毕竟成了国家列编的事业干部啦,比当个村长支书整天吼吼喊喊还是要强一些。上来的时候王大业多了个心眼,他把自己的生日推后了整整三年,把已经36岁的他弄成了33岁。

一个33岁的农技站长是多么年富力强啊!那时候的王大业真是意气风发,不到三年就把农技站的一院土坯小平房换成了红砖大瓦房,化肥种子农药也都经营得红红火火。后面就越来越不行了,农技站的经营每况愈下,化肥种子农药上面名义上规定有农技站独家经营,可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店统统把农资摆上了柜台。化肥经营更是各路争雄,一到了春种时节,乡间村道上到处都能看见化肥贩子们精明的身影。这样过了两年时间,农技站就成了连供暖费都缴不起的困难户啦,更别说保证三个人的全额工资了。

没办法呀,这就叫改革开放,这就叫市场经济,有钱大家挣,人人都奔着钱忙活。说到底,是大气候把小环境给改变啦。

老王这时候审时度势,经请示乡上后在农技站实行了内部承包,日子就这样不死不活地过下来了。农技站的主业是面对全乡一万多农民的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各自抱食活命这几年,老王他们也只能把主业撂下了。农技站成立之初就是事业单位,经费全县统一实行自收自支,乡上也没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过

熬。可这两年农民增收速度缓慢，河西大地上数百年来一直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在面临农业结构调整时却显得一筹莫展。争论来争论去，上上下下还是觉得农业技术推广这一手，这些年软了。这手一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很可能就成了一句空话。科学技术任何时候都是农业再发展的生力军。这不，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农技站就成了首批被列入乡财政预算的拨款单位。上面重视不重视，真重视还是假重视，对下面的结果就是不一样，这一点老王是深有体会的。以前上上下下的领导大会小会也讲农业技术推广如何如何重要，但到头来农技人员的寒寒暖暖还是没人管，再重要也是扯蛋。这一次却不同了，没怎么说农技站重要，但人员工资由乡财政统一供给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农业技术推广在大大小小的领导们眼里，已经变得重要起来啦，是把农技站当盘菜了，被领导摆上议事日程了嘛！

但老王的确高兴不起来，这次机构改革把农技站的编制由原来的三个压缩成两个，也就是说目前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必然要在本次改革中下岗。精兵简政，减员增效，这是这次乡镇机构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但这条基本原则的另外一层意思早已经在乡政府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那就是：要把真正懂技术懂科技的年轻人提上去、留下来。年龄偏大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坚决要求退下去。单这一点就够叫老王沮丧的了。与站上的小伍小姜一比，老王比谁都没有竞争实力。可事实摆在眼前，你不比，恐怕其他乡干部已经把他们放到一起比了千次百次了。

所以老王早上一上班就开始在自个办公室里踱步，还接二连三抽着烟，嘣嘣嘣地发着声儿往外吐。好日子才刚刚准备开头哩，他却轮不上了，他真后悔当年上来的时候没把出生时间再往后推一推，你说我王大业现在要是二十啷当的小伙子那该多好哇。

事到如今,后悔已经没有用了,难道你还能重新回到娘胎里?想到这里老王的心情已经坏到极点了。那就听天由命吧,乡上难道就会看着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人在改革面前灰溜溜地离开?那不等于卸磨杀驴吗?老王真的不愿意朝那些不好的方面想。虽然我已经四十八岁了,可事实上我才刚刚四十五嘛。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四十五不是刚刚虎到中年嘛!一只中年之虎应当是一只猛虎,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呵!虎踞龙盘,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虎视眈眈,狐假虎威,你再看一看这些关于虎的词汇吧,哪一个说出口不能给你长精神?还是给自己长点志气吧。想到这里,老王觉得自己活到四十八岁了差一点还没有活明白。

老王咬咬牙,在心里对自己重重地说了一个字,争。

争。

我为什么不争?

二

为什么要争?那肯定是对立面过于强大了,不争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机构改革的泥淖当中。先说一说小姜吧,小姜名叫姜丽,今年二十九岁。她是老王把农技站搞得最热闹的那一年来到站上的。那年她刚刚从地区农林学校毕业,一头短发一身粉色运动服,一下子就把乡政府那坨地方给照亮了。姜丽不但人长的好看,工作能力也没说的。下村给农民讲课,嘴巴像机关枪,嗒嗒一梭子,嗒嗒嗒又是一梭子。半年不到全乡农民差不多都喜欢上这个能说会道的丫头了,姜丽俨然成了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样板。不久姜丽和乡政府的政办主任周兵谈上恋爱了,不久又宣布结婚了。去年冬天,小周在大家意料之中给提起来当了副乡长,

连小姜承包的农药门市部今年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真是的,人气旺了财神爷都愿帮。原来传说着小姜要调走,生意好了就看不出有什么要调的迹象了。看样子,小姜对这个热馒头还暂时放不下手。今年春小姜又在下面八个村开设了农药代销点,农户买药连村也不用出了,小姜整天骑着自已的红色小摩托送药收钱,脸上乐得花似的。这在分流下岗闹得比过节还热乎的今天,日日有进账,比什么不好哇?!

一年收入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其实知道又能怎么样哩,钱是人家赚的。小姜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小本生意,不在挣钱多少,只要高兴就好。你说要是赚不了钱,拿啥高兴去?要是赔了钱你哭还来不及哩还高兴就好。但小姜又会进一步给你做解释工作:主要是自由呵,自由啦不就高兴啦,高兴啦不就好了嘛!这话听上去有理,可细细一想依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乞丐没人管没人顾的够自由了吧,可你见过哪个乞丐整天乐呵呵沿街乞讨哩?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张愁眉苦脸?没有钱肚子吃不饱你自由个鸟,你高兴个鸟。你说会有几个人想着乐呵呵地去当个自由自在的乞丐?恐怕连乞丐自己也是不愿心甘情愿做一辈子乞丐的。

现在小姜的丈夫周兵是主管农业的副乡长,和她争,老王显然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再说小姜的能力,那也是有目共睹的。虽说这几年到下面讲课少了,可小姜在群众中间的印象并没变。有了周副乡长,她在乡干部中间人缘也是不错的,人气也是很旺的。

剩下一个就是小伍伍青山了。伍青山是农技站成立没多久进来的,刚进来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一直给老王打下手。可伍青山好学,在农技站干了十几年,硬把自己的初中文凭换成了全国自学考试农技大专毕业证,还被地区自考办推荐为全省自学成材先进个人,成了全县有名的农业土专家。县上地区开农业技术方

面的会,有时候还点名叫伍青山参加呢,弄得老王有时都挺不自在。不仅如此,小伍今年也就三十五岁,无论从能力还是年龄上比,老王一点优势都没有。小伍因为名气在外了,就常常对自己的境况感到不满,习惯用人错行这类话在老王面前一声接一声地叹息。这两年小伍承包着站上化肥门市部,因为流动资金有限,生意不是很好,但比起老王承包的种子门市部来,情况就好多了。尽管如此,一连两年了小伍连站上象征性的几个承包费也一直欠着。

小伍家在乡上,化肥经营是季节性的。平常小伍就让媳妇照料门市部,自己去一个农场当技术指导,不但销售了化肥,还能挣一笔不小的技术服务费。苦是苦点,可腰包里毕竟实在了。夏天的时候,小伍媳妇差不多是一周就换一套衣服,引领着乡里一条街的着装潮流。穿衣吃饭量家当,没有那个经济实力,谁会把钱都穿在身上?不光如此,小伍还动不动请乡上领导到家里喝一喝小酒,虽然这在平常人看来只是很一般的交往,但这也很能看出伍青山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来。去年小伍又拿到了农技师的技术职称,那可是硬棒棒的东西,是不是专家,一看那个本本就知道。

这样一比,老王在小伍面前也没有实力了。这时候,老王意识到年老真不是件好事情。前些年也曾动过弄张文凭的念头,可又觉得花那个钱动那个脑筋实在没意思。没有文凭他就真的不懂农业科技啦?没有文凭他这个农技站长就当不了啦?没有文凭他王大业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啦?在这些疑问全部被否定之后,他觉得保持现有状态就好,都多大的人了。可真有一天预感到有件事情要拿自己开刀了,文凭也在其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时候,老王才实实在在地开始后悔了。

老王就差没自己抽自己嘴巴了。

前一阵子他还给县农业广播学校当教务主任的老同学打了

电话,问能不能给想办法弄张大专毕业证,万一不行的话,掏几千块钱买一个也成。老同学在电话里笑着说,老王啊,你早干啥去了?现在学校学籍呀档案呀管得贼紧,上面都备案,你要是用个三五年时间混个文凭还好说,你要说掏钱买,那呀——没门。老同学,实说吧,我可帮不了你。我可想着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哩,你别指望我这样年纪的人犯错误。

吹了一鼻子灰,打了半天哈哈,放下电话的时候,老王心里的忧愁反而重下了。

争,究竟怎么个争法?和谁去争?老王心里却没底了。就这三片子半人,论文凭他的最低,冒牌高中生。比年龄,他脸上皱纹比他们多几倍。讲能力,如果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是在小姜小伍之下的。除了老一点,能力差一点,除了还挂着这个站长的虚名,他和他们比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生不逢时哇,老王都快恨死自己了。

不到十点钟老王就把一包软兰州抽完了,蹭完最后一颗烟屁股,老王渐渐地冷静下来。他停止走动,慢慢坐在椅子上。他将一只手抱在胸前,用另一只手托住自己的下巴。没留心,胡子这两天竟然偷偷冒出来一大截,碰到手上都毛茸茸的了。这样可不行,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这是什么时候哇,他居然以这种老气横秋的形象出现在乡政府。这不是明明告诉人家自己已经很老了吗?老王下意识地打开抽屉,他依稀记得他什么时候在抽屉里放过一只刀片,他要把这些该死的不识时务的东西刮掉,统统地刮掉,一根也不留。

他的记忆没有错,抽屉里确实有一只刀片,不过已经生锈了。老王心里还是一阵窃喜,他轻轻过去插上门,往脸上撩了两把水,打上肥皂,认真地对着镜子拾掇起来。

乡上接到县上的方案,也立即动作起来了。党办公室在主要领导的授意下出台了站所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因为关系到要精简人员,乡上想杀无赦,斩立决。快刀斩刮麻,变长痛为短痛。十点半,老王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党办秘书小石打来的,通知十一点整所有站所人员到乡政府小会议室开会,谁缺席后果自负。小石一贯不苟言笑,遇上机构改革这样一类的大事,说话的语气和措词听上去就更加严肃了。老王本来还想问些什么,小石那边已经把电话挂掉了。老王看了看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出门去通知小姜和小伍。

上面机构改革方案一下来,小姜和小伍都不约而同地按时上下班了。虽然这两年农技站内部承包了,谁忙谁那摊子事,没怎么要求正常坐班,但老王还是每天坚持按时上下班。小姜和小伍觉得自己给自己挣钱,时间观念那样强没用,坐班更是在消磨时间和生命。即使是生意的淡季,他们也很少光顾自己的办公室。可三天前,两人居然一大早就来把办公室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把堆在院子角落里的一堆陈年老垃圾清理了。已经入冬了,两人都不嫌冷,还往院子里洒了许多水,这着实让老王感动了一阵子。结果第二天老王就听说了农技站要减员的事,敢情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乎山水之间也。显然,这方面的消息小姜和小伍要比他王大业灵通得多。

老王要敲门的时候,小伍正准备开门出来,后面跟着小姜。三张脸就这样浓缩在了一个画面里。老王还没有开口,小伍就说,王站长,走哇,开会啦。老王纳闷,不是还早嘛,还差近半个小时哩。

小姜说,提前了,十点四十开。

他们赶到会议室的时候,果然参会人员差不多已经到齐了。老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坐下来时,他觉得心尖尖上都湿漉漉的。这进一步印证了老王的猜测:小伍小姜已经拧到一起了。他们是不是已经听说什么消息了?比如乡上要他王大业退下去?小姜和小伍家都在乡政府家属院,据说生意上现在也有些合作。想着老王的心突然就怦怦跳得收拾不住了,全身的血一起往脸上涌,弄得他不得不把脸赶快埋下去。

会议就一个内容,由乡上领导组成五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各站所实行竞争上岗。竞争的内容主要由述职演讲、民主测评和领导小组的集中议定三项组成,前面两项各占二十分,最后一项占六十分。采取末尾淘汰制。也就是说谁是末尾谁下岗。书记宣读完那个方案老王就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公证、民主、集中。其实这当中最最关键的只有一项,就是集中。集中是什么?集中就是给竞争者秘密行动提供机会,换言之就是暗箱操作的遮羞布。竞争,一方面是能看得见的,在明处;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在暗处。大小官场这一套玩得都很绝,很多人只把工夫用在明处竞争,却忘了在暗处使劲,结果当然往往事与愿违,功败垂成。这大概与古人“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观点有些许相似吧。

会开的很短,不到二十分钟,连干部们议论的机会都没有。每人准备五分钟的演讲稿,三天后开始演讲。书记最后用一句俗语结束了会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后天演讲台上见。书记宣布散会的时候,还像潇洒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样,打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手势,看上去很是滑稽,很是有趣。只是没有软绵绵地“嗨——”那么一声。

散会后小姜并没有直接回站上,而是跟周兵去了他的副乡长

办公室。小姜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真皮外套,下面配条皮短裙,脚上是一双长筒靴子,看上去亭亭玉立。走起路来一摆一扭的,用仪态万方来形容也不显得十分过分。周副乡长也是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小姜款款地在乡政府大院的水泥地上一走,实力一下子就摆到众人眼前了。和小姜比,老王就像一个人老珠黄的乡村寡妇站在了性感明星麦当娜面前,自惭形秽还来不及哩,身上哪一块肉露出来是人家对手?其他几个站所,经费都是百分之十五二十地逐年增加,只有农技站这次是一步到位。散了会,大家情绪都不是很高,有人就拿老王打趣,说老王这次算是遇上亲爹了,烧了高香了,以后吃喝拉撒财政全包,啥也不用愁了。老王一脸苦相地说,这不是叫咱老家伙退下去嘛,现在的世界,都是人家年轻人的世界。咱这老屁眼屙不出屎橛子,该腾茅坑啦。小伍听着了,脸上笑咪咪的。小伍今天也穿了件真皮西装,是那种蛇皮花纹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度不凡,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挺拔帅气了。尽管老王刮了胡子,从今天这第一感觉上,和小伍小姜一比,老王还是觉得这盘棋自己输掉了。

更叫老王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发现今天参加会议的几个乡领导,都穿着和小伍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真皮西服,今年流行这个是不假,但也不至于这样整齐呀。再说乡上也没有搞这方面的福利。这背后难道没有什么文章?其实老王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小伍这两天送给领导的?这样的猜测叫老王心里更加发悚,一件真皮西服少说八九百块哩,领导都穿上了,这不是明摆着撵他王大业回家吗?两个小时前他还下定决心要跟两个青年人争一争哩,这都摆明了,还有什么争头?

王大业悻悻地回到办公室,小伍跟着进来了,从兜里掏出一沓新崭崭的新版百元钞,放到老王面前的桌子上说,王站长,这几